

(2017年11月27日“莫干山文化历史学术研讨会”主讲论文)

回顾“莫干山历史文化”之现实意义

马惠娣¹ 李寅峰²

摘要

莫干山是江南著名的避暑胜地之，史上历来为文人墨客、贤达人士、才子佳人的驻足之地。尤以民国时期，众多中外人士在此兴建别墅、休暑会、公益社团，还有“国共会谈”、“文人笔会”等重要事件而名噪一时，至今留下了众多的诗文、石碑、石刻、人文故事。

本文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探寻莫干山自然山水的独特魅力；求证莫干山的文化历史渊源；省察人文精神对莫干山生活方式的影响；求索当代莫干山再度复兴的奥秘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回顾历史 莫干山 文化 现实意义

引言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原为武康县）境内，地处经济富饶的沪、宁、杭金三角之核心。莫干山为天目山的余脉，面积达43平方公里，以“竹、泉、云”和“凉、绿、清、静”取胜。尤以民国时期，莫干山吸引了众多中外人士在此兴建别墅、医院、公益社团、设置行政机关等等，还有“国共会谈”，“文人笔会”等重要事件而名噪一时，至今留下了众多的诗文、石碑、石刻、人文故事。“1919年民国政府内务、外交、财政三部会定《避暑地管理章程》，自此，莫干山与庐山牯岭、鸡公山、北戴河正式被中国官方称为避暑地。”³

那么，莫干山自然山水魅力何在？莫干山与民国时期的政要、洋人与文化名人有着怎样的渊源？民国文化又对莫干山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当代莫干山为何能再度复兴？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在哪里？本文做尝试性探索。

一、莫干山

（一）莫干山——物我为一、求其放心

据武康县志记载：“莫干山高761公尺，位于县西北27里。旧传吴王铸剑之地。名胜古迹有三、四十处之多。最著名者：百步岭（即荫山），山有428阶著

¹ 马惠娣，女，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研究方向：跨学科休闲研究、自然辩证法。曾任《自然辩证法研究》编审、编辑部主任。联系方式：mahuidi@china.com, Website: www.chineseleisure.org

² 李寅峰，女，人民政协报·休闲周刊主编

³ 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

名山麓，有瀑布，水由峭壁直下，瀑侧多溪涧，水声幽绝。岡头墩（中横山）山多林茂修竹风景至佳，怪石角，路甚平坦，有数十危若累卵而将坠之怪石耸寺道旁。民国八年新筑一路，西人⁴名为“圣色脱泡因脱”（Sunset Point）以其能观日出也……有诗云：半天风雨半天晴，浓淡春山画里明；最是黄昏诗意好，月明无处不泉声。”⁵ 还有塔山、银岭山、六洞桥、仙人坑、碧隄、芦花荡、天池庙等著名景点。人们将莫干山“与庐山、北戴河、鸡公山相媲美，被列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素以‘竹、云、泉’三绝和‘绿、凉、清、静’四优著称于世。”⁶

当代人形容莫干山“是座幽静的山，在静处你可以与她谈春夏秋冬的美感……可以在她的身边听花开的声音，鸟鸣的幽静，云飞的虚灵，雾聚的梦幻，野草的香味，还有雨滴的从容。风来时，清凉生腋，管弦齐奏；雨来时，万泉流碧，叮咚作响；日照时，翠绿生光，荡气回肠；雪来时，处子无染，浪漫无瑕；月出时，幽境绝世，忘机欲摘。”⁷

《重刊余不诗社缘起》文曰：“德清四陲，峰峦竞秀，涧壑争流，主峰莫干山……究其名，甚古也……传溪上游旧有沈约⁸手植桃花林，春来花笼绯云，水溅碧玉，和风过处，红雨缤纷，逐流至武康尚见余英点点，古人因以为溪名。及至德清则仅存其不……吾乡素称文化之邦。畴昔沈东阳、孟东野、姜白石、毛泽民、赵松雪夫妇、俞曲园、沈南平之辈，皆以诗文翰墨名重当时，业垂后世，此实地杰人灵，有赖余不溪水哺育耳……”⁹

据 1891-1892 年洋人报刊介绍：“把这个地方称作‘克莱阿山’，对芦花荡泉水做医学化验：‘冽而甘，无微生物，虽冷饮可无河鱼之疾’，是异乎寻常之泉。

¹⁰

（二）莫干山——社会充盈、市井繁盛

从《浙江省德清县志》¹¹和《浙江省武康县志》¹²的文字和绘图集记载中，不仅看到关于莫干山的自然山水的记述，还有对莫干山人文环境进行的细致描摹，比如对当时文庙、学校、集市等方面的叙事。

据史料载，德清有志，盖始于有宋。从查到的清康熙年间的《县志》中对德清与莫干山的社会状况有充分的记述。比如，学校“庙学在宋位县之西南……弘治年间知县王良臣增建……顺治十二年知县谢延嗣建其明伦堂……文庙有‘先师

⁴ 当时中国人将西方人统称为西人或西洋人，笔者注。

⁵ 宁海千人俊纂，《民国武康县新志稿》，莫干山民国图书馆馆藏。

⁶ 德清县政协学术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德清集粹》（德清文史资料第八辑），2001年12月第3页。

⁷ 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⁸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南朝时期文学家、史学家。学问渊博，精通音律。

⁹ 转引自朱炜著，《百里湖山指顾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第16页。

¹⁰ 1986年《山志》编写组，《莫干山纵览》，浙江省人民政府莫干山管理局，第38页。

¹¹ 据清·侯元棐、王振孙等纂，清康熙十二年抄本，中国方志丛生·华中地方，第491号，《浙江省德清县志》（一）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¹² 据清·疏篴等纂修，清康熙十二年抄本，中国方志丛生·华中地方，第565号，《浙江省武康县志》（一）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殿’等”。¹³而清道光年间《武康县志》所载多楨插图详实地介绍了德清及莫干山的盛景，诸如：晏公祠、先农坛、碧泉桥、前溪古渡、城隍庙、前溪书院、文星阁、明伦阁、教谕署、莫干山剑池、天池寺等等盛景一览无余。¹⁴

据《县志》载，南朝曾传下一套《前溪曲》，曲调圆润，琴声悠扬，最合在江南的夜晚动情地弹唱。旧传前溪曾是南朝习乐之所，宫中的伶人媛女多出于此。

“千载寄汝名，永与天地并”，好自抒情的歌调，衬上撩人的夜色，连花前月下的清影也似在那儿起舞。“自魏晋以来，这鱼米之乡想必是极其热闹的。渔舟画舫终日往来于溪上，达官商贾频频拱手作揖，远近温婉的吴歌不绝于耳。”¹⁵

（三）莫干山——华彩出众、俊彦辈出

莫干山历来为文人墨客的驻足之地。据史料载，最早隐居的当推东晋的洛阳名士郭文。郭文，“生卒年月不详，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洛阳陷，乃步坦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苦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害。”¹⁶还留下了一段神奇的故事：据传，郭文人品“冲淡虚静，养真修性”。曾经有一只老虎张着嘴来到他的石屋前，好像有什么事求他做。郭文就把手伸到虎的喉中，原来虎喉里卡了一块骨头，遂把骨头掏出。第二天，那只虎叼着一只鹿献给郭文。从此这虎就常常驯服地随在郭文身旁，老虎也像狗或羊一样跟郭文走，从不露凶相。皇上听说后，把他召进宫来，问他用什么方术驯服了老虎，郭文答：“我只是顺应着自然规律而已。人没有害兽之心，兽也就不会有伤人之意，何必用什么方术呢？”

郭文为莫干山不仅留下了“闲云野鹤”般的人生境界，而且衍生了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可见 1700 年来莫干山道风仙骨的悠长！奠基了这座大山唯美的文化空间。

后有南朝高士德清人沈麟士(419—503)，曾在山上讲学，受业者多达 200 余人。史记载：“南朝齐学者、藏书家。字云祯。吴兴武康（今德清）人。幼骏敏，家贫无以为生，常常边织帘边读书，乡里号称“织帘先生”。年长后，遂博通经史。常苦于无书多读，于是云游都下，得以历观四部藏书以归。遂不与世人沟通往来，笃志以藏书、读书、著书为本，乃隐居吴差山中，专心藏书、讲经、教授，从学者数百人。”¹⁷

至北宋末年，沈与求（1086—1137），字必先，号龟溪，德清人，著有《龟溪集》十二卷本，翰林学士，留下古诗、律诗众多，《宋史》卷三七二有传。据

¹³据清·侯元棐、王振孙等纂，清康熙十二年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491 号，《浙江省德清县志》（一）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 118-119 页。

¹⁴据清·疏篴等纂修，清康熙十二年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565 号，《浙江省武康县志》（一）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 38-43 页。

¹⁵参见朱炜著，《百里湖山指顾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二版），第 39 页。

¹⁶【晋】李瀚撰《蒙求集注·东晋传记》，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¹⁷李玉安、黄正雨著，《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年版

朱炜载文称：“沈氏为家学心传的代表，历五代动荡而仍有文化优势……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亦有推波助澜之功……他用一支笔贯通了故乡的上下文，为后世擎起了一座文化丰碑”。“世道荣枯，而今我们与故乡的人文历史渐行渐远，不少乡贤的遗墨、文玩、故居不是散就是坏，所幸沈与求留下一部集子，文绉绉的，同时精神滚滚的。”¹⁸

宋朝人葛应龙撰《左顾亭记》中记述了“孔愉放龟”之故事，感人至深。深情地写道：“溪以其清而为县之最胜，龟以灵而为溪之至祥，灵足以称其清矣。”¹⁹所以这片土地的人们以“人有德行、如水至清”世代相勉。

“此后，自宋朝至清朝，苏东坡、赵孟頫、毛滂、王阳明、王稚登、顾应祥、蔡汝楠、唐靖、吴康侯等，皆曾莅山。”²⁰他们均为莫干山留下了诗句、楹联、匾额、碑刻，将山水与人文有机结合，留下了“天人合一”的绵长世风。

特别值得德清人引以为傲的是德清望族——俞氏家族。自元末俞希贤迁居德清，先世多隐于农，故谱牒不著。至清乾隆间俞廷镛（字昌时）及其子俞鸿渐（字依伯）只现三位闻人，俞樾是第四位。俞家虽多次迁寓，但俞樾每以德清俞氏自居，后来他亲制了三枚印文，曰“德清俞氏”、“乌巾山舍”、“南埭村民”，又几番在诗中语“吾邑乌巾山”（现为德清乾元镇乌牛山），以示不忘德清故里及出生地。俞氏家族四位闻人，尤以俞樾声名显赫。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道光三十年（1850），俞樾中进士。咸丰十年（1860）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此后，著作等身，声誉日隆，不少书院都慕名请其授课，一时“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其中也包括德清前溪书院与德清学子。”同治六年（1867）任教于德清前溪书院，只授课欠短，时断时续。他在《自述诗》中深情写道：“更向清溪向旧栖，一泉一石总留题。虽然忝窃名山席，竟未看到到剡溪。”当他已辞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于每月之朔望仍尝亲临仙潭书院（在新市镇）授课二次，并为之撰《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并篆额，又书“敬业乐群”匾额一方，悬于门厅之上，视为校训。

据载，光绪十三年（1887），当故乡拱元桥坍塌亟需重修，他慷慨出银三百两资助，并欣然撰《重修拱元桥碑铭》。光绪十五年（1889），湖州各县陷洪灾，而德清尤甚，他闻之，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局。他对德清的深爱愈老弥坚，一如他在晚年所撰《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坦言：“余衰且老，犹倦倦然为吾桑梓之邦望也。”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2月5日），俞樾八十六岁，以“美名”逝世，葬西湖三台山东麓。²¹俞樾为现代诗人、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

¹⁸ 朱炜著，《百里湖山指顾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 页。

¹⁹ 见德清新闻数字报刊平台-《左顾亭记》www.cnepaper.com/JRDQ/

²⁰ 德清县政协学术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德清集粹》（德清文史资料第八辑），2001 年 12 月第 3 页。

²¹ 参见“百度百科”俞樾词条

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的恩师。

据史可考，莫干山已历经了 1700 年的文化洗礼，已非一座自然山水，而是“天人一体”、“象天法地”、“天人相惜”——养性、养心、养神、养品、养浩然之气——为江南的一座文化地标。

二、民国时期的莫干山

民国，全称“中华民国”（1912-1949），在中国大陆持续 37 年，孙中山为缔造者，主张“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这一思想体现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对自由、尊严与人格的塑造。在这一背景下，西洋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既有中国人走出去求学，也有西人进入中国传道。既包括西人的政制、人权、人格、教育、艺术、审美、哲学等等诸多思想内容，也包括结社、新闻、出版、公益、赈灾、医院、文艺、娱乐、运动等各种实态的团体、机构产生。宣示了“民主共和”的价值理念。

（一）民国时期的市井生活

民国时期的莫干山“书院山长，皆鸿博之儒；庠舍诸生，多俊彦之士”，可谓社会充盈，人文泛彩，风雅不尽，尽显经济繁盛、精神家园殷实。

1、市集：山上市集当推荫山武康路为荟萃之区，鳞次栉比，为全山集中地点。居户密集，常年营业，大批货物运山发售……无不应有尽有。每日烘焙新鲜面包，更有冰淇淋。商务印书馆支店在武康县三二六号……所有出版书籍与原版西书均备。尤以新旧小说、中西文具、儿童用书、教育玩具，以及运动用品等。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以便旅客……中华照相馆、莫干山照相馆、中国菜馆、顺月楼菜馆、王裕顺竹器店、张协泰牛肉庄。其他杂货店、水果店、成衣店、理发店、茶楼至多。²²

2、医院：莫干山疗养院。规模很大、病室舒畅、四周风景更绕胜丽。一切供应均甚周到。且设施诊部以应一般经济较困者。”²³在国难当头之际，仅存四年的“莫干山中外难民救济委员会”，仍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医心仁术，生命至上。“委员会时代，经许安之²⁴借用避暑会医院院址，及部分药品用具，开始诊疗……均由许安之先生向美国红十字会募得之指定捐款一百五十元项下动

²² 《莫干山指南》，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增订，第 78-80 页。

²³ 同上，第 85 页。

²⁴ 许安之，美国传教士，19 世纪末年到达中国，主要行迹在江南。

用，送往吴兴福音医院医治。并曾举行施种牛痘，及防御注射，兵灾之余，继以历役，复以本山附近，别无优良医院，如此防治皆施，其中所活者，不知凡几……仅 1938 年 6 月，内科接诊病人 96 人，包括疟疾、心脏病、皮肤病等；外科接诊 108 人，包括挫伤、脓肿、溃疡等。世道艰难，但大家齐心协力，不离不弃。”²⁵

3、社会集团：莫干山公益会，在武康路三二八号。莫干山住户黄郛等鉴于莫干山为名胜所在，人士密集，不有公益团体何以进行自治。民国二十一年起成立本会，二十二年下落成，为三楼巨厦。内有讲演厅、阅报室、图书室、娱乐室、休息室等。演讲厅可容 500 余人。阅报室备有沪杭中西各报；图书室备有商务印书馆之《万有文库》及其他各书。娱乐室备有各种棋子等，均为完美。并拟开办暑期讲习班、平民夜校及幼稚园等。”²⁶

4、学校：莫干小学，在庾村莫干山路口。民国二十年间创办，设初小四级，高小两级，学生 300 余人。教学课程依据教育部规定，训导认真，成绩至佳。除备有儿童课外，另置有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全部，有操场、运动器材。夜间全校装燃瓦汽灯，更为清洁明亮，增助学生兴趣不少。”²⁷

5、教堂：聚会堂（一名大礼拜堂），莫干山避暑会所设立，落成于 1923 年 7 月 15 日。建筑宏丽，俱以山石筑成，内可容 600 人。各种聚会，如礼拜、委员会议、主日学校、演剧、音乐会均在此。其中主日学校每星期日上午九点半开课，不论老幼均可入学。来宾参观亦受欢迎。校中并有郊外游及游泳之举行。每周音乐会，除特别音乐会取费入场外，平日人均可自由入场……”²⁸

至今，这里仍似有与先人对话与神交的“凝固时空”，也留下了诗意与远方。

（二）黄郛与莫干山

黄郛（1880—1936），字膺白，号昭甫，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同盟会会员，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蒋介石、张群等人。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曾隐居莫干山“读书学佛”。其寓所——白云山馆，掩映在松涛竹海之中，静谧典丽，居高临下可极目远望。蒋介石与宋美龄蜜月小居于此，亦为“国共二次合作谈判地”。这些固然重要，但是黄郛之于莫干山被人铭记，在于他避世，而不避民。

“黄郛在山上住的辰光最长，人缘很好，对我们也比较照顾……”老人们如是回忆说。除白云山馆外，黄郛后又购入“文治藏书楼”，青砖砌成，二层西式洋房。黄郛喜读书，承袭了黄家先世“累代读书”的好传统。藏书楼曾藏书多达千册，最珍贵的是一套《万有文库》，不仅向师生开放，附近识字的山民均可自由翻阅，成了当时庾村小镇的公共图书馆。

²⁵ 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²⁶ 《莫干山指南》，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增订，第78-80页。

²⁷ 同上，第114页。

²⁸ 同上，第116-117页

此间，黄郛亲眼目睹莫干山区农村儿童“终日两眼看天地”，不忍其失学或辍学，1932年夫妇俩筹办“莫干小学”，采用六年义务制，旨在让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来读书。他手书“勤俭忠慎”是为校训，并书“耕读”匾额，和“自治自卫自教养，相友相助相扶持”对联，分悬于大礼堂大门上端及两侧。《校歌》中亦有唱：“莫干之灵，钟我诸生，勤俭忠慎，我校之箴。耕不废读，生聚教训，利国福民。”

他一生七十有六，晚年更将心思、理想尽汇于此山，对莫干山的爱怜早已成“生死之交”。虽与家乡（安徽休宁）近在尺遥，最终选择于此长眠。如今“莫干小学”犹在，却已“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尽管如此，“每岁总会引来祭扫者或追怀或致意。俨然他与莫干山的鸟鸣、书声、建筑、往事、点点滴滴融为一体了，很难分开，再也不可分开。”²⁹

（三）洋人与莫干山

吴承涛在《莫干山别墅往事》中写道：“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它典型地扮演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秀场’。从‘读建筑’到‘读人物’，再到‘读时代’，通过了解莫干山的近代历史，构建起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特有标本。”³⁰这个解读很精当，为我们观察民国时期的莫干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的确，从建筑到人物，从政治到经济，从民生到人文等等，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当年的“海归”尝试着引入西人文化，“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洪流中，莫干山成为先行者，站立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时代的浪尖上。

据《字林西报》1898年7月20日报道：“过去的11年中，一些吃苦耐劳的传教士时不时地向中国居民在东南半山腰上租用房间。”美国传教士白鼎1896年在山上建造了第一座避暑茅舍。此为西人在山建筑活动之始。至1915年8月3日人口普查：房屋占有101幢，成人371人，外国小孩240人，合计611人，中国员工334人。铁路运输汽艇的开设，更多的人前往莫干山。至1926年，据周庆云调查，美国人建屋81座，英国28座，德法各3座，俄1座。又上海工部局公共避暑所1区，天主堂1所，耶稣堂2所。³¹

随着西洋人到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人生活方式中的网球场、游泳池、音乐堂、图书馆、休暑会、公益会、红十字会、童子军组织等等，也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旗帜。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与社会团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 1856-1934），25岁完成了为期四年的医学培训课程，1881年受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安排，将他

²⁹ 上述引自朱炜著，《百里湖山指顾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第7-11页。

³⁰ 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腰封。

³¹ 同上，第314-320页。

的人生投向了中国，此后与莫干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资料记载，1904年之前，梅藤更博士已在莫干山拥有一处“梅博士小屋”。每次来莫干山避暑时，作为医生的他总是不忘记为老百姓义诊。“每当他上山的第二天，他的信差就敲着锣鼓满山跑，告诉周边的百姓：‘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来看了’。一个晚上过后，抬着的、背着、自己拄着拐杖的，那些缺医少药的农民纷纷从四周涌来。梅先生看病从来不收钱，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尊敬梅先生。闲暇时梅先生喜欢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偶遇山民时，他从来都不摆架子。不管这人他认识还是不认识，都会首先上前鞠躬，然后用他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十分可亲可近”。³² 他行医的座右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简短而质朴，却饱含医生的仁心医术，及医生对患者深沉的情感。梅博士，不仅医治了中国人的身体病痛，也给中国的“民主共和”呈现了笃行的范本。

2、明美丽（Mary Culler White）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937年11月正值日本侵华战争伊始，她携友人到簏头避难。1938年初，日军闯进明美丽的寓所，虽然她的美国身份化解了这场危机，而整个村庄却被洗劫一空。这时莫干山已成一座“孤岛”，最后几位外国人也乘竹轿消失在山路的拐角。明美丽知道自己成了这里唯一的外国人。“三天后她成功地说服占领600号别墅的国军离开，否则日军必然上山。9月，给难民购买粮食的资金严重短缺，必须马上筹集到300元。她和黄郛夫人商量，愿意共同捐出一半，后来及时拿到上海妇女协会的捐款，她和山上的中国人一起组织了‘莫干山中外避难居民救济会’，一次次化险为夷。”

“莫干山难民救济理事会大事记”记载：“莫干山难民救济委员会，曾举办施米事业，嗣以经费无着，停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委员会时期，曾借用避暑会医院院址，及部分药品用具，开始诊疗。二十七年六月本会敦聘潘蔚岑医生来山后，就诊者日有增加，但因环境关系，均以免费施药为多，以致业务进展愈速，药品消蚀愈增，加以药价狂涨，存储殆尽，而需更多助力矣！³³……”

这是明美丽为中国人民献出的大爱，“救死扶伤”在她身上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而斑斓。1946年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以明美丽等传教士为原型摄制了电影《圣城记》。无论历史的尘埃如何遮蔽这段壮美的故事，然，她人性的光芒将永远闪耀，也终将被这片土地的后人所铭记。

3、莫干山休暑会。位于德清路450号，成立于清光绪十七八年至二十三年间。尽管学者们查阅的文献资料背景不同，但是发现莫干山为避暑胜地，为美国传教士佛甲礼³⁴等若干人。1898年7月20日《字林西报》载文“一个美丽的地

³² 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³³ 同上，第190-191页。

³⁴ 据吴承涛考据，“佛甲礼”很可能是“费启鸿”（George.F.Fitch, 1845-1923），但无更直接的证据。见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第34-35页。

方”，内中写道：“这座山顶有与生俱来的庄严，并且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开花的灌木丛和树都是它们最美丽茂盛的时候。小路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盛开的花，散发着馨香，还有来自秀丽森林的鸟儿悦耳的歌声……这些记忆让人想起过去许多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名字，诸如，司徒雷登博士、范约翰、费启鸿、万应远、裴来义、戴维斯、伊文思、于有朋、梅藤更，他们为这个世外桃源奠定了基础。”³⁵

休暑会，给民国时期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新风尚。当然，首先影响的是达官显贵，亦包括许多儒商、实业家在莫干山修筑别墅、购置地产，以用于避暑及各类社交活动。始自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时期的著名人士，诸如：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行政院长汪精卫、国民政府政要黄郛，南浔巨富、儒商周庆云，国会议员陈叔通，上海法租界青帮头目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均在莫干山购地筑别墅。为了社交生活，1935年张静江、黄郛筹资于次年建“莫干山讲经堂”。“庙堂五楹，朱檐黄瓦，宏敞庄严，取名‘蓬社’”，为避暑者定期参禅，诵经的活动场所，今“黄庙”。³⁶1927年12月1日燕尔新婚的蒋介石与宋美龄于此小居数日，并在门前植下“美人树”一棵。³⁷1948年7月蒋介石直接登上莫干山选定“松月庐”商议币制改革方案。相传，蒋总统在获得一新方案前，必定要到清静的所在区考虑一番，然后再做具体的决定。³⁸可见道家“静观玄览”对蒋介石的重要意义。

1949年前后，历史上，国共双方在莫干山有“一次握手，两次交锋”。“一次握手”，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莫干山会谈。“两次交锋”一次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1945年；另一次是指1949年5月的莫干山解放。³⁹莫干山见证了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休暑会也给名胜区域管理带来了新理念，甚至影响至今。1928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行使权力，于5月15日成立“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⁴⁰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第一个对风景名胜区加以管理与服务的机构。成立于1950年12月，原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1954年更名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13年3月更名为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其中就含有对避暑胜地的管理条例⁴¹。

休暑会，一百余年前，作为一个洋人的机构，给中国人带来了一股时代新风。休暑问题让我们再度想起圣人云：“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驰，文武弗能；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是文化的共性、人性的共性，此性亘古不变。

（四）、文化名人与莫干山

³⁵ 转引自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³⁶ 1986年《山志》编写组，《莫干山纵览》，浙江省人民政府莫干山管理局，第43页。

³⁷ 同上。

³⁸ 转引自吴承涛著，《莫干山别墅往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7页。

³⁹ 同上，第258页。

⁴⁰ 1986年《山志》编写组，《莫干山纵览》，浙江省人民政府莫干山管理局，第43页。

⁴¹ 参见 <http://www.ggj.gov.cn/>

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创造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又一座座高峰，这其中的许多名人都与莫干山有着些许的关系。据笔者查阅到和听到的故事显示，除浙江籍的文化名人外，许多人远道而来，或慕名而来，为莫干山留下了绚丽的人文史记。

郁达夫民国六年曾游莫干山，并写下《莫干山口占》一首。

张大千先生与夫人 1935 年 4 月在莫干山写生一个月，并留下诗句一首。

丰子恺先生民国 35 年 4 月首次上莫干山，时其胞姐丰满正在莫干山当家庭教师，丰子恺携友人前往探望，作《半篇莫干山游记》，后又多次来莫干山写生、采风，为自己注入艺术灵感。

郑振铎于民国 15 年 7-8 月，历时一个月游莫干山，著散文集《山中杂记》，并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杂记》中对当时有许多细致的描写：“……五时上轿，到了八时才到滴翠轩。因为夜色朦胧，山径两旁的风光却不曾领略到。晚霞留在山峰，云色至为绚烂：将圆的明月，同时在我们的后面升起；到了林径时，月光照在轿上，地面朦胧有些影子摇动着。鼻里嗅着一种特有的山野香气，这些香气大约由无数的竹林、松林和野草山花的香气混合成功的，所以我们辨不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香气。却使我们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种由城市到山野的特有的欣悦之情。这些情绪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以为也许是蛮性的遗留，因为我们的祖先是千万年的久在山洞水涯的，所以时时有一种力，会引我们由城市到山野，使我们到山野便欣悦起来……滴翠轩什么食物也没有了，只得由旁路到铁路饭店找高唐二位，心南也同去，恰好他们在吃饭，便同吃了。那里真是一所 modernized 的旅馆，什么都有，电灯、风扇以及一切的设备……聚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国籍而且平素不在一起的人，立刻把这些公共的事业整整有条的举办了起来。”⁴²

通过这些记述可以窥见百年前莫干山的自然景致，也看到新风尚的步伐。

人与事众多，不一一列举。可见朱炜、吴承涛等人的相关书籍。

写到此，不禁想起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慨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鄢鄂”。

三、回顾“民国时期的莫干山”现实意义何在？

中国人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抚往追昔，勘察历史，目的是对我们当下进行的事业提供一个样本，以对比、以反省、以继承、以复兴。

如果说莫干山能再度复兴，除了江南经济再度的完胜，更重要的是得益于 1700 年来莫干山的先人、前辈留下厚重的文化遗产，以及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馈赠。由此想到“天人合一”绝不是一句挂在嘴角的口号，事实上，大自然以

⁴² 参见郑振铎著，《山中杂记》，开明文库（第一辑）第 3-4 页。

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和渗透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中，以此奠定民族特性与价值基础，构筑个体的修为与格局，涵养生命过程和生活世界中的闲情雅趣。前贤用的足迹为后人认识自然的崇高与人性的美丽架构了一个审美维度和评判标准。

莫干山在“特色小镇”建设热潮中脱颖而出，当思、当醒、当惭然，而非忘形于成功的商业开拓。也正因为如此，对“莫干山文化历史的追溯”具有了特殊意义。

那么，“莫干山的文化历史”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启示？

（一）审美境界。莫干山属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张金名片的一部分，江南山水大多“杨柳微风、杏花春雨、千里莺啼、水村山郭、三步两桥。”浓郁的“天人合一”加重了自然山水的瑰丽。而莫干山的山水却“莽苍大野”——“目穷莽苍纤毫尽，身得逍遥万象闲”，“长年乐道远尘氛，静筑藏修学隐沦”，尽显这里的清澄、闲远、峻洁——山与人同在，留下“青山绿水耕心园，诗文翰墨留神曲”的审美境界。莫干山，不仅肩负着传承的重任，而且保留这片审美之地是其独特的使命。

（二）形神兼备。是“莫干山”再造的准则。当下人们无论如何创新，如何迎合新时代、新需求，都不能忘却的“形神兼备”。“形”保留和维护莫干山的原生态，原有的青山绿水、一草一木。“神”乃莫干山之魂，即她在过去的近两千年间所彰显的人文精神和文化魅力。事实上，人居环境离不开人的开拓与营造，更离不开人文对人居环境的浸染，乃是“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而在目前人们看到的范围内，当代莫干山的再建仅有形，且粗糙，而民国神韵却深藏不露。这颇令人遗憾！

（三）工匠精神。在高速运转的时代，不应该忘记“慢工出细活”的道理。如果急功近利，势必带来两个恶果：一是欲速不达；二是前功尽弃。如果我们继续只顾“应景”，为赚得暂时的“一己之利”，而必将丢弃莫干山的整个历史，或者说，只留下一个无魂的、徒有其表的一座山。莫干山的再造应有“仁以为己任”的胸怀与大度，需要大匠、巨匠，甚至是哲匠，以实现人与地的“善其用、美其形、壮其势”。一个人的修为与山水有关，而山水的瑰丽全赖人性的光辉。

（四）宜居生活。如果说“房子不是炒的，是让人住的”，那么，同理，特色小镇不是炒作，而是为人民群众改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政制努力。这种改善的过程，应避免项目雷同、重复建设、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过多的人工雕琢、大建人工景点，如此这般，不仅降低和削弱整体竞争实力和原有特色，而且，浪费了宝贵的资金，破坏当地资源和原有的文化形态，且不具有可持续性，也失去“以人为本”的初心和使命。

（五）乡镇融合。乡村与城镇从来没有分离过，它们有着天然的文化纽带所

维系。乡村旷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各种物料，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是大地的产物。乡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影响着城市。”⁴³保持适当比例的闲暇生活和游憩空间，包括农田、菜圃、草场、林地和村庄，以求得人的生活的宽松、闲适与舒展；既利于自然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也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也可以提升人的精神价值。这，应成为乡镇有机融合的完美方案。



马惠娣在莫干山裸浴谷

结 语

眼下莫干山在复兴，自然需要各种奇思妙想，以及各类“新点子”、“新技术”、“新商人”、“新领导”、“新改制”等，但笔者以为首先需要的是对已形成的文化历史的高度敬畏，包括自然、人文、文化、历史事件，甚至一砖一石、一木一瓦、一人一事。

没有敬畏心的人与事，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疯狂任性与胡作非为，断送累积数十代人的精神耕耘和人文景致。

在后人的蓦然回首处，一切仿佛如同昨日，尽管飞着的流年将一个缠绵柔软的江南无情地卷了去，只有依靠前人的只言片语去重拾她的朝曦夕月了。然，今日，恬静的水声同样悦耳，舒缓而又清佳。往日“盛景依然千回百转，撇不下多情数桩。”

莫干山朱炜虽未达“而立之年”已有多部著述问世，其间充满了一位年少才俊对莫干山深深的爱恋，也充满着哲人般的惴惴不安：“以鉴赏的态度看当下与消逝的风景以及记忆，充满了不可预期性。一旦真正走起来，就停不下来，同时会令人焦急地‘向后看’。潜在的悲催后果是，失去了本色，丢了本领，终结了本能，有些事已经俗得不堪细嚼，有些事庸得令人作呕，有些事颠倒黑白得哭笑都不是。终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代人都会成为新新流浪者，无家可归，无岸可泊，

⁴³ 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导言。

无迹可考。”⁴⁴ 笔者写作过程中，有着同样的忧患与焦虑，唯恐莫干山的未来：绿水青山失忠骨，人文家园忝哀怨。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历来，人文精神、文人贤士、才子佳人、市井生活与敬天畏地之性是江南人，乃至中华民族的生活哲学、美学精神、匠人营国、大国风范之传统。当秉承、复兴矣！

（完稿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
修改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莫干山民国图书馆内

说明：特别鸣谢莫干小镇图书馆馆长朱炜提供的各种资料文献，以及他本人的书籍，对本文写作给予了许多灵感和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感谢德清县民革中央委员会沈建忠秘书长及小姚女士在笔者查阅资料过程中给予的无私帮助。

联系人：马惠娣，mahuidi@china.com(电子邮箱)

⁴⁴ 朱炜著，《百里湖山指顾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见“后记”。